

22

8° P. or. 544
(22)

W

第八十八回

陳敬濟感舊祭金蓮

龐大姐還屍在城隍

詩曰

是夢

夢中雖暫見

求夢

轉展不成寐

不是夢

淒淒曉風急

空有夢

空床常達旦

不覺

及覺始知非

不能夢

徒倚獨披衣

無不夢

朧朧月光微

難耳夢

所思終不歸

話說武松殺了婦人王婆，劫去財物，逃上梁山去了。不題。
且說王潮兒街上叫了保甲來，見武松家前後門都不開。
又王婆家被劫去財物，房外衣服丟的橫三豎四。
內有金蓮所遺
者就知是武松殺人劫財而去，未免打開前後門見血淋

灘兩箇死屍倒在地上、婦人心肝五臟、用刀插在後樓房簷下、迎兒倒扣在房中、問其故、只是哭泣、次日早衙、呈報到本縣、殺人兇刃、都拿放在面前、本縣新任知縣也姓李、雙名昌期、此理非尋常之理乃河北真定府棗強縣人氏、聽見殺

人公事、卽委差當該吏典、拘集兩隣保甲、并兩家苦主王潮、迎兒、眼同當街、如法檢驗、生前委被武松、因忿帶酒殺潘氏王婆二命、疊成文案、就委地方保甲、瘞埋看守、挂出榜文、四廂差人、跟尋訪拿正犯武松、有人首告者、官給賞銀五十兩、守備府中張勝、李安、打着一百兩銀子、到王婆家、看見王婆婦人、俱已被武松殺死、縣中差人、檢屍捉拿、

好過
春梅聽見婦人死了、整哭道

兩三日茶飯都不吃知已慌了守備使人門前叫調百

的貨郎兒進去要與他觀看只是不喜歡直渡日逐使張

勝李安打聽拿住武松正犯告報府中知道不在話下

下一頭且表陳敬濟前往東京取銀子一心要贖金蓮成

其夫婦不想走到半路撞見家人陳定從東京來告訴家

翁病重之事奶奶使我來請大叔往家去囑托後事這敬

濟一聞其言兩程做一程路上趲行有日到東京他姑夫

張世廉家張世廉已死止有姑娘見在他父親陳洪已是

沒了三日滿家帶孝敬濟參見他父親靈座與他母親張

氏并姑娘磕頭張氏見他長成人父母望子母子哭做一

處之心如此通同商議如今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敬濟便道如何是

做齋念經築墳安葬也是不遲張氏終是婦人家不合
 時聽信敬濟巧言就先打點細軟箱籠裝載兩大車上
 旗號扮做香車從臘月初一日東京起身不上數日到
 山東清河縣家門首對他母舅張團練說父親已死母親
 押靈車不久就到我押了兩車行李先來收拾打掃房屋
 他母舅聽說既然如此我仍搬回家去便了一面就令家
 人搬家活騰出房子來敬濟見母舅搬去滿心歡喜說且
 得冤家離眼前後生之待落得我娶六姐來家自在受用
 我父親已死我娘又疼我為親者聽之原來如此先休了那
 箇淫婦然後一紙狀子把俺丈母告到官追要我寄放東
 西誰敢道箇不字又挾制俺家充軍人數不成便使從前
依人之苦

脫口
一吐

正是人便如此如此、天理不然不然、這敬濟就打

一百兩銀子在腰裡、另外又袖着十兩謝王婆來到紫石街王婆門首、可霎作怪、只見門前街旁埋着兩箇尸首、上面兩桿鎗交叉挑着箇燈籠、門首挂着一張文榜、上書本縣爲人命事、凶犯武松殺死潘氏王婆二命、有人捕獲、首告官司者、官給賞銀五十兩、這敬濟仰頭看見、便立定了、只見窩舖中鑽出兩箇人來、喝声道、甚麼人、看此榜文、做甚見、今正身兇犯、捉拿不着、你是何人、大校步便來捉獲、敬濟慌的奔走不迭、恰走到石橋下酒樓邊、只見一個人頭戴萬字巾、身穿青衲襖、隨後赶到橋下、說道、哥哥你好大膽、平白在此看他怎的、這敬濟扭回身、看時却是一箇

識熟朋友、鉄指甲楊二郎

順手取出金

二人声啞楊二道

哥哥一向不見那里去來、敬濟便把東京父死往日之事

告說一遍、恰才這殺死婦人是我丈人的小潘氏、不知他

被人殺了、適纔見了榜文、方知其故、楊二郎告道他是小

叔武松、充配在外、遇赦回還、不知因甚殺了婦人、連王婆

子也不饒他家、還有箇女孩兒在我姑夫姚二郎家養活

了三四年

如此拉來

昨日他叔叔殺了人、走的不知下落、我姑

去將此女縣中領出、嫁與人爲妻、小去了

完迎

見今這兩

箇屍首日久只顧埋着、只是苦了地方保甲、看守更不知

何年月日、纔拿住兇犯武松、說畢、楊二郎招了敬濟、上酒

樓飲酒、與哥拂塵、敬濟見婦人已死、心中痛苦不了、那里

吃得下酒約莫飲勾三盃就起身下樓作別來家到晚夕
買了一陌錢帋在紫石街離王婆門首遠遠的石橋邊呼
着婦人潘六姐我小兄弟陳敬濟今日替你燒陌錢紙當
因我來遲了一步悞了你性命却爲你早了一你活時爲
人死後爲神早保佑捉獲住仇人武松替你報仇雪恨我
在法場上看着剛他方趁我平生之志說畢哭泣燒化了
錢紙敬濟回家關了門戶走歸房中恰纔睡着似睡不睡
夢見金蓮身穿素服一身帶血向敬濟哭道我的哥哥我
死的好苦也實指望與你相處在一處不期等你不來被
武松那廝害了性命如今陰司不收我白日遊遊蕩蕩夜
歸各處尋討漿水適間家你送了一陌錢紙與我

明倫彙編

中相呼對

是

哭到明

按下一頭却表縣中請拿武松約兩個月有餘捕獲不
已知逃遁梁山爲盜地方保甲隣佑呈報到官所有兩個
屍首相應責令家屬領埋王婆屍首便有他兒子王潮管
的埋塋止有婦人身屍無人來領却說府中春梅兩三日
一遍使張勝李安來縣中打聽補回去只說兇犯還未
住屍首照舊埋瘞地方看守無人敢動直挨過年正月初
旬時節忽一日晚間春梅作一夢恍恍惚惚夢見金蓮
髻蓬鬆渾身是血叫道龐大姐我的好姐姐奴死的解
也好容易來見你一面又被門神把住有不敢進來
仇人武松已是逃走脫了所有奴的屍
風吹雨洒鷄犬作踐無人領埋奴事

母子之情買具棺木

埋在一箇半

皆閉說畢大哭不止春梅扯住他還哀

他掙開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從睡夢中直哭醒

二夢與瓶兒二

夢又遙遙相對心內猶疑不定次日叫進張勝李安

你二人去縣中打聽那埋的婦人婆子屍首還有也沒

張勝李安應諾去了不多時來回報正犯兇身已自逃

脫了所有殺死身屍地方看守日久不便相應責令各人

家屬領埋那婆子屍首他兒子招領的去了那婦人無

來領還埋在街心春梅道既然如此我這庄事兒累你二

人替我幹得來我還重賞你二人跪下道小夫人說那

話若肯在老爺前抬舉小人一二便消受不了雖是湯

火敢說不去、春梅走到房中、拿出十兩銀子、兩疋大布、盡付二人道、這死的婦人是我一個嫡親姐姐、嫁在西門慶家、今日出來被人殺死、你二人休叫你老爺知道、拿這銀子替我買一具棺材、把他裝殮了、抬出城外、擇方便地方埋葬停當、我還重賞你二人、道這個不打緊、小人就丟下安說、只怕縣中不叫你我領屍怎了、須拿老爺個帖兒、與縣官纔好、張勝道只說小夫人是他妹子、嫁在府中、縣官不敢不依、何消帖子、於是領了銀子、來到班房內、勝便向李安說、想必這死的婦人與小夫人曾在西門家做一處相結的好、今日方這等爲他費心、想若不然、整哭了三四日、不吃飯、直教老爺門前

調與他觀看還不喜歡今日他無

肯不葬埋他咱每若替他幹得此事停當早晚他在老爺

跟前只方便你我就是一點福星見今老爺百依百隨

他說話正經大奶奶二奶奶且打靠後總為春梅得意描寫也說畢

二人拿銀子到縣前遞了領狀就說他妹子在老爺府中

來領屍首使了六兩銀子合了一具棺材把婦人屍首掘

出把心肝填在肚內用線縫上寫出金蓮之慘用布裝殮停當裝

入材內張勝說就埋在老爺香火院永福寺里罷惟金蓮與敬濟

直入永福寺是貪此那里有空閑地就叫了兩名伴當

不厭陷溺之尤者到永福寺對長老說這是宅內小夫人的姐姐要一塊地

兒葬埋長老不敢怠慢就在寺後揀一塊空地白楊樹下

第一奇書

那里葬埋已畢、走來宅內回春梅話、說除買棺材裝殮、還
剩四兩銀子交割明白、春梅分付、多有起動你二人將這
四兩銀子、拿二兩與長老道堅、叫他早晚替他念些經懺、
超度他生天、又拿出一大襖酒、一腿豬肉、一腿羊肉、這二
兩銀子、你每人將一兩家中盤纏、二人跪下、那里敢接、只
說小夫人若肯在老爺面前抬舉小人、消受不了、這些小
勞、豈敢接受銀兩、春梅道、我賞你不收、我就惱了、二人只
得磕頭領了出來、兩箇班房吃酒、甚是稱念小夫人好處、
映後文二
人結果次日張勝送銀子與長老念經、春梅又與五錢
銀子買紙與金蓮燒、俱不在話下、却說陳定從東京載
柩家眷到清河縣城外、把靈柩寄在永福寺等念經、

歸塋墳內、敬濟在家、聽見母親張氏、家小車輛到了、父
 靈柩寄停在城外永福寺、收卸行李已畢、與張氏磕了頭、
 張氏怪他就不去接我、一接敬濟只說、心中不好、家裡無
 人看守、張氏便問、你舅舅怎的不見、敬濟道、他見母親到、
 連忙搬回家去了、張氏道、且叫你舅舅、住着、慌搬去怎的、
 一面他母舅張團練來看姐姐、姊妹抱頭而哭、置酒敘話、
 不必細說、次日張氏早使敬濟拿五兩銀子、幾陌金銀錢、
 紙往門外與長老、替他父親念經、正騎頭口街上走、忽撞
 遇他兩個朋友、陸大郎、楊大郎、下頭口、声喏、二人問道、哥
 哥那里去、又是哥七起頭、蓋寫敬濟又一小熱結也敬濟悉言、先父靈柩寄在
 門外寺裡、明日二十日是終七、家母使我送銀子與長老、

做齋念經二人道兄弟不知老伯靈柩到了有失弔問因
問幾時發引安葬敬濟道也只在一二日之間念經畢入
墳安葬說罷二人舉手作別這敬濟又叫住因問楊大郎
縣前我丈人的小那潘氏屍首怎不見被甚人領的去了
楊大郎便道半月前地方因捉不着武松稟了本縣相公
令各家領去葬埋王婆是他兒子領去這婦人屍首丟了
三四日被守備府中買了一口棺材差人抬出城外永福
寺去葬了敬濟聽了就知是春梅在府中收葬了他屍首
因問二郎城外有幾個永福寺二郎道南門外只有一個
永福寺是周秀老爺香火院那里有幾個永福寺來敬
濟聽了暗喜就是這個永福寺也是家

此處一面作別一人打頭山莊

長老且不說念經之事就先問長老道聞此處有守

府中新近蓋的一個婦人在那里長老道就在寺後白

樹下說是宅內小夫人的姐姐這陳敬濟且不奈見他公

親靈柩人子待父之禮又如此先拿錢紙祭物至於金蓮墳上與他

祭了燒化錢紙哭道我的六姐你兄弟陳敬濟敬來與你

燒一陌錢紙你好處安身苦處用錢祭畢然後纏到方丈

內他父親靈柩跟前燒帛祭祀遞與長老經錢叫他二十

日請八衆禪僧念斷七經長老接了經觀備辦齋供敬濟

到家回了張氏話二十日都去寺中拈香擇吉發引把父

親靈柩歸到祖塋安葬已畢來家母子過日不題却表吳

月娘一日二月初旬天氣融和、孟玉樓、孫雪娥、西門大姐、小玉出來大門首、站立觀看來往車馬、人烟熱鬧、忽見一簇男女、跟着個和尚、生的十分胖大、頭頂三尊銅佛、身上、拘着數枝燈樹、杏黃袈裟、風兜袖、赤腳行來、泥沒踝、當時、古人有幾句讚的、這行腳僧好處、

打坐參禪、講經說法、鋪肩苦眠、習成佛祖家風、頓教求食、立起法門規矩、白日里賣杖搖鈴、黑夜間舞鎗弄棒、有時門首磕光頭、餓了街前打响嘴、空色空空、誰見衆生離下土、去來來去、何曾接引到西方、

那和尚見月娘衆婦女在門首、便向前道了個問訊、說道、在家老菩薩、施主、既生在深宅大院、都是龍華一會上人、

貧僧是五臺山下來的、結化善緣、蓋造十王功德、三寶佛

殿、仰賴十方施主、菩薩廣種福田、捨資才、共成勝事、種來

生功果、貧僧只是挑脚漢、自云漢子、想月娘聽了他這般

言語、便喚小玉往房中取一頂僧帽、一雙僧鞋、一弔銅錢、

一斗白米、原來月娘平昔好齋僧布施、常時發心、做下僧

帽僧鞋、預備來施、這小玉取出來、月娘分付、你叫那師父

近前來、布施與他、這小玉故做嬌態、高聲叫道、那變驢的

和尚、還不過來、俺奶奶布施與你、這許多東西、還不磕頭

哩、必令小玉出落一番、一者爲切玉、月娘便罵道、怪墮業

作根二者爲幻化時夢中一引也的小鼻肉兒、一個僧家、是佛家弟子、你有要沒緊、恁謗他

怎的、不當家化化的、你這小淫婦兒、到明日不知墮多少

罪業小玉笑道、奶奶這賊和尚、我叫他怎的、把那一雙

賊眼、眼上眼下打量我、那和尚雙手接了鞋帽錢米、打問

訊說道、多謝施主老菩薩布施、小玉道、這禿廝好無禮、這

些人站着、只打兩個問訊兒、就不與我打一個兒、總觀小玉得時

寵月娘道、小肉兒還恁說白道黑、他一箇佛家之子、你也

消受不的他、這箇問訊、小玉道、奶奶他是佛爺兒子、誰是

佛爺女兒、總觀小玉寵眷月娘道、相、這比丘尼姑僧是佛的女

小玉道、譬若說、相薛姑子、王姑子、大師父、都是佛爺女

誰是佛爺女婿、愈轉愈妙月娘忍不住笑罵道、這賊小淫婦

學的油嘴滑舌、見見就說下道兒去了、是偏愛語小玉

他看你想必認得你要度脫你去度脫玉玉我我

去。直照一百回說着衆婦女笑了一回口娘喝道你這小

淫婦兒專一毀僧謗佛那和尚得了布施頂着三尊佛錫
長去了小玉道奶奶還嗔我罵他你看這賊禿臨去還看

了我一眼總去了一段爲月娘寵小玉又爲小玉聽衆夢一段賦也有詩單道月

娘修善施僧好處

守寡看經歲月深

私邪空色久違心

奴身好似天邊月

不許浮雲半點侵

月娘衆人正在門首說話忽見薛嫂兒提着花箱兒從街

二過來見月娘衆人道了萬福月娘問你往那里去來怎

的影跡兒也不來我這里走走薛嫂兒道不知我終日窮

忙的是些甚麼、這兩日大街上掌刑張二老爹家、關公與

他兒子和北邊徐公公家做親、娶了他姪女兒、也是我和

文嫂兒說的親事、昨日三朝擺大酒席、忙的連守備府裡

咱家小大姐那裡叫我也沒去、不知怎麼惱我哩、一語便

春梅一邊無數新寵、一齊勾出、亦如西廂記之不做周方

句也、蓋薛嫂連日自有滿肚皮得意、殺小夫人之意、亦如

月娘亦知、月娘問道、你如今往那里去、薛嫂道、我有庄事

敬來和你老人家說來、月娘道、你有話進來說、一面讓薛

嫂兒到後邊上房里坐下、吃了茶、薛嫂道、你老人家還不

知道、你陳親家從去年在東京得病沒了、親家母叫了個

大夫、搬取老小靈柩、從正月裏家已是念經發送墳上安

探望月娘道你不來說俺怎得曉的、又無人打聽、倒只
道滿家的吃他小叔兒殺了、和王婆子都埋在一處、却

知如今怎樣了、薛嫂兒道、曰古生有地兒死有處、五娘他

老人家、不因那些事出去了、却不好來

可知殺金蓮
昔月娘也

平日

不守本分、幹出醜事來、出去了、苦在咱家裡、他小叔兒怎

得殺了他、還是冤有頭、債有主、倒還虧了咱家小大姐春

梅、越不過娘兒們情腸、差人買了口棺材、領了他屍首、葬

埋了、不然只顧暴露着、又拿不着小叔子、誰去管他、孫雪

娥在旁說、春梅實在守備府中、多少時兒、就這等大了、

嫌伏

手裡拿出銀子、替他賣棺材、埋葬、那守備也不填當

他甚麼人

雪娥不知西門家之春梅已經受辱、今又小視守備府之春梅、能不受辱乎

薛嫂道

耶。樂你還不知守備好不喜他。每日只在他房裡歇臥。說
一句依十句。一娶了他。見他生的好模樣兒。垂覺伶俐。就
與他西廂房三間房住。撥了個使女伏侍他老爺。一連在
他房裡歇了三夜。替他裁四季衣服。上頭三日吃酒賞了
我一兩銀子。一疋段子。他大奶奶五十歲。雙目不明。吃長
齋。不管事。東廂孫二娘生了小姐。雖故當家。隨着個孩子。
如今大小庫房鑰匙。倒都是他拿着。守備好不聽他說話。
哩。且說銀子。手里拿不出來。幾句說的。月娘雪娥都不言
語。坐了一回。薛嫂起身。月娘分付你明日來。我這裡備一
張祭桌。一疋尺頭。一分冥紙。你來送大姐。與他公公燒紙。
去。薛嫂道。你老人家不去。月娘道。你只

日月娘有不
好見人之勢

改日望

去罷那薛嫂約定你叫

收拾下等着我飯罷時候我來月娘道你如今到那里

守備府中不去也罷薛嫂道不去就惹他怪死了他使小

伴當叫了我好幾遍了月娘道他叫你做甚麼薛嫂道如

奶你不知他如今有了四五個月身孕了

映出

老爺好不喜

歡叫了我去一定賞我提着花箱作辭去了雪娥便說老

淫婦說的沒個行款兒他賣與守備多少時就有了半肚

孩子那守備身邊少說也有幾房頭莫就興起他來這等

大道

天下搃是如此
量人可勝浩嘆

月娘道他還有正經大奶奶房裡還

有一個生小姐的娘子兒哩雪娥道可又來到底還是嫌

人嘴一尺水十丈波的不因今日雪娥說話正是從天降

下鈔和線就地引起是非來有詩爲証

曾記當年侍主傍

誰知今日變風光

世間萬事皆前定

莫笑平生空自忙

第八十九回

清明節寡婦上新墳

永福寺大人逢故主

詞曰

佳人命薄。嘆絕代紅粉。幾多黃土。豈是老天渾不
管。好惡隨人自取。既賦嬌容。又全慧性。却遣輕歸
去。不平如此。問天天更不語。可惜國色天香。隨
時飛謝。埋沒今如許。借問繁華何處在。多少樓臺
歌舞。紫陌春遊。綠窓晚坐。姊妹嬌眉嫵。人生失意
從來無問。今古。此回單結金蓮并結舞兒

右調翠樓吟

話說月娘次日備了一張桌并冥紙尺頭之類。大姓身家

半盤坐轎子先叫薛嫂押祭禮到陳宅來只見陳敬濟正
在門首站立便問是那裡的薛嫂道了萬福說姐夫你休
推不知你丈母家來與你爹燒紙送大姐來了敬濟便道
我豈賢香的纔是丈母

然則永福寺內真岳母也

正月十六日貼門神

來遲了半個月人也入了土纔來上祭薛嫂道好姐夫你
丈母說寡婦家沒腳蟹不知親家靈柩來家遲了一步休
怪正說着只見大姐轎子落在門首敬濟問是誰薛嫂道
再有誰你丈母心內不好一者送大姐來家二者敬與你
爹燒紙敬濟罵道起早把淫婦抬回去好的死了萬七千
千我要他做甚麼薛嫂道常言道嫁夫着主念的說這箇
話敬濟道我不要再這淫婦下邊不與我走那淫婦的其

立不動被敬濟向前下雨脚罵道還不與我抬了
 我把你花子腿砸折了把淫婦髻毛都蒿淨了那抬轎子
 的見他踢起來只得抬轎子往家中走不迭比及薛嫂叫
 出他娘張氏來轎子已抬去了薛嫂兒沒奈何叫張氏收
 下祭禮走來回覆吳月娘把吳月娘氣的一個發昏說道
 恁個沒天理的短命囚棍子當初你家爲了官事躲來丈
 人家居住養活了這幾年今日反恩將仇報起來了只恨
 死鬼當切攬的好貨在家裏弄出爭來今日教我做臭
 老鼠叫他這等放屁辣臊不怨自己對着大姐說孩兒你是眼
 見的丈人丈母那些兒虧了他來你活是他家人死是他
 家鬼我家裏也難以留你你明目還去休要怕他料他掇

你不到井裏、他好膽子、恒是殺不了人、透難道世間沒王

法官、他也怎的、當晚不題、到次日、一頂轎子、叫玳安兒、跟

隨着、把大姐、又送到陳敬濟家來、不想陳敬濟不在家、往

墳上、替他父親添土、晏山子去了、張氏知禮、把大姐留下、

對着玳安說、大官到家、多多上覆親家、多謝祭禮、休要和

地一般見識、他昨日已有酒了、故此這般等我慢慢說他、

一面管待玳安兒、安撫來家、至晚、陳敬濟墳上回家、看見

了大姐、就行踢打、罵道、淫婦、你又來做甚麼、還說我在你

家、雌飯吃、你家收着俺許多箱籠、因起這大產業、將西門家私

隱寫出不男之處不道的白養活了女婿、好的死了萬千、我要與

這淫婦、改其夫姓、不盡天理、的因

子對其始亦不應如此罵淫淫出去吃人殺了沒的禁拿我煞氣娘

家教如此無禮被敬濟扯過頭髮儘力打了幾拳頭他娘走來解

勸把他娘推了一交他娘叫罵哭喊說好四根子紅了眼

把我也不認的了到晚上一頂轎子把大姐又送將來分

付道不討將寄放粧套箱籠來家我把你這淫婦活殺子

月娘亦當受此氣以爲并兒少舒四恨這大姐害怕躲在家中居住每不敢

去了這正是誰知好事多更變一念翻成怨恨媒這里不

去不題且說一日三月清明佳節吳月娘備辦香燭金錢

冥紙三牲祭物抬了兩大食盒要往城外坟上與西門慶

上新坟祭掃留下孫雪娥和大姐衆丫頭看家留下一事帶了

孟玉樓和小玉并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帶了一事都坐轎

子往坟上去又請了吳大舅和大妗子二人同去出了城

門只見那郊原野壩景物芳菲花紅柳綠仕女遊人不斷

一年四季無過春天最好景致日謂之麗日太平世界風謂之

和風太平世界吹柳眼綻花心拂香塵天色暖謂之暝天色寒

謂之料峭太平世界騎的馬謂之寶馬坐的轎謂之香車太平人物

行的路謂之芳徑地下飛的塵謂之香塵太平境界千花發虛

萬草生芽謂之春信韶光明媚淑景融和太平景象小桃深粧

臉妖嬈嫩柳嫋宮腰細膩百轉黃鸝驚回午夢數聲紫燕

說破春愁太平風物日舒長煖漾鶯鶯水渺茫浮香鴨綠隔水

不知誰院落鞦韆高掛綠楊烟特用許多話出落玉樓端信乎作者以之自喻也

為春景果然是一首詩為正

清明何處不生烟

郊外微風挂紙錢

人笑入歌芳草地

乍晴乍雨杏花天

海棠枝上綿鶯語

楊柳堤邊醉客眠

紅粉佳人爭畫板

綵繩搥拽學飛仙

吳月娘等轎子到五里原坡上玳安押着食盒先到厨下

生起火來厨役落作料理不題寫得不可之甚方與贈桃一回作照月娘與

玉樓小玉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到於庄院客坐內坐

下吃茶等着吳大妗子不見到玳安向西門慶坡上祭台

上擺設桌面三牲羹飯祭物列下紙錢只等吳大妗子原

來大妗子顧不出轎子來約已牌時分緣同吳大舅顧了

兩個奶兒騎將來總是冷景月娘便說大妗子顧不出轎子來

這駢兒怎麼騎一面吃了茶換了衣服同來西門慶坟上祭掃那月娘手拈着五根香自拿一根遞一根與王樓又遞一根與奶子如意兒替孝哥上那兩根遞與吳大舅大妗子月娘插在香炉內深深拜下去說道我的哥哥你活時爲人死後爲神今日三月清明佳節你的孝妻吳氏三姐孟三姐和你周歲孩孝哥兒敬來與你坟前燒一陌錢紙你保佑他長命百歲替你做坟前拜掃之人我的哥哥我和你做夫妻一場想起你那模樣兒并說的話來是好傷感人也拜畢掩面痛哭王樓向前插上香也深深拜下同月娘大哭了一場王樓上了香奶子如意抱孝哥兒同跪下上香盡了頭吳大舅大妗子都上了香行畢禮數

18
我安把錢紙燒了

不題瓶兒短甚

讓到庄上捲棚內收桌席捲

收拾飲酒月娘讓吳大舅大妗子上坐月娘與玉樓下
小玉和奶子如意兒同大妗子家使的老姐蘭花也在兩
邊打橫列坐為得不倫不次便把酒來斟按下這里吃酒

不題却表那日周守備府裏也上墳先是春梅隔夜和守

備睡假推做夢睡夢中哭醒了守備慌的問你怎的哭春

梅便說我夢見我娘向我哭泣說養我一場怎地不與他

清明寒食燒紙因此哭醒了

知已者如此

守備道這個也是養

女一場你的一點孝心不知你娘墳在何處春梅道在南

門外永福寺後面便是守備說不打緊永福寺是我家香

火院明日咱家上墳你叫伴當抬些祭物往那里與你娘

燒分紙錢也是好處到次日守備令家人收拾食盒酒果
祭品運往城南祖墳上那里有大庄院廳堂花園草堂祭
臺大奶奶孫二娘并春梅都坐四人轎排軍轎路上墳家
子去了映前便却說吳月娘和大舅大姑子吃了酒恐
有冷熱有冷熱怕晚來分付玳安來安兒收拾了食盒酒菓先往杏花村
酒樓下揀高阜去處人烟熱鬧那里設放桌席等候又見
大姑子沒轎子都把轎子抬着後面跟隨不坐領定一簇
男女吳大舅牽着馱兒壓後同行踏青遊玩三里桃花店
五里杏花村只見那隨路上墳遊玩的王孫士女花紅柳
綠鬧鬧喧喧不知有多少正走之間也是合當有事遠遠

山門高聳梵宇清幽當頭敕額字分明兩下金剛形勢
 猛五間大殿龍鱗瓦砌碧成行兩下僧房祖背磨磚花
 嵌縫前殿塑風調雨順後殿供過去未來鐘鼓樓森立
 藏經閣巍峩旖竿高峻接青雲寶塔依稀侵碧漢木魚
 橫挂雲板高懸佛前燈燭熒煌爐內香烟繚繞幢幡不
 斷觀音殿接祖師堂寶蓋相連鬼母位通羅漢殿時時
 護法諸天降歲歲降魔尊者來

拾千金
萬今日

吳月娘便問這座寺叫做甚麼寺吳大舅便說此是周秀
 老爺香火院名喚永福禪林前日姐夫在日曾捨幾拾兩
 銀子在這寺中重修佛殿方是這般新鮮映月娘向大姑
 子說咱也到這寺裏看一看於是領着一簇男女進入寺

中來不一時小沙彌看見報於長老知道見有許多男女
便出方丈來迎請見了吳大舅吳月娘向前合掌道了問
訊連忙喚小和尚開了佛殿請施主菩薩隨喜遊玩小僧
看茶那小沙彌開了殿門領月娘一簇男女前後兩廊參
拜觀看了一回然後到長老方丈長老連忙點上茶來吳
大舅請問長老道號那和尚答說小僧法名道堅這寺是
恩主帥府周爺香火院小僧忝在本寺長老廊下管百十
衆僧行後邊禪堂中還有許多雲遊僧行常時坐禪分明
梵僧見西門與四方檀越答報功德一面方丈中擺齋點出
以此而死月娘家菩薩請坐月娘道不當打攬長老寶刹一面拿出
五錢銀子叫大舅通與長老佛前請香燒那和尚

金瓶梅

卷一百一十五

何勞費心賜與布施不一時小和尚放下桌兒奔上

齋食餅餌上來那和尚在後坐穩舉筋兒讓衆人吃

忽見兩個青衣漢子走的氣喘吁吁暴雷也一般報

老如此寫來說道長者還不快出來迎接府中小奶奶

祭祀來了慌的長老披袈裟戴僧帽不迭分付小沙彌

忙收了家活請列位菩薩且在小房避避打發小夫人

了紙祭畢去了再款坐一坐不遲吳大舅告辭和尚死

留住又不肯放那和尚慌的鳴起鐘鼓來出山門迎接遠

遠在馬道口上等候特觀只見一簇青衣人圍着一乘大

轎從東雲飛般來轎夫走的箇箇汗流滿面衣衫皆濕曉春

梅性急

那長老躬身合掌說道小僧不知小奶奶前來理合

遠接接待遲了萬勿見罪這春梅在轎內答道起請長老

那手下伴當又早向寺後金蓮墳上忙將祭桌紙錢來

設下春梅轎子來到也不到寺逕入寺後白楊樹下金蓮

墳前下轎兩邊青衣人伺候這春梅不慌不忙來到墳前

擺了香拜了四拜說道我的娘今日麗大姐特來與你燒

陌紙錢你好處生天苦處用錢早知你死在仇人之手

隨問怎的也要來府中和奴做一處還是奴就悞了你

已是遲了說畢令左右把錢紙燒了這春梅向前放聲

哭不已吳月娘在僧房內只知有宅內小夫人不到長

春梅在僧房內哭得死去活來

小姪姪的一個姐姐新近葬下

紙孟玉樓便道怕不就是春梅來了也不見的便如

娘道他那得箇姐來死了葬在此處又問小和尚這府

小夫人姓甚麼小和尚道姓龐前日與了長老四五兩

錢叫替他姐姐念經薦拔生天玉樓道我聽見他爹說

梅娘家姓龐叫龐大姐莫不是他正說話只見長老先

分付小沙彌快看茶不一時輪子抬進方丈二門裏進

下月娘和玉樓衆人打僧房簾內望外張看怎樣的小太

人定睛仔細看時却是春梅但比昔時出落得長大身材

面如滿月打扮的粉粧玉琢頭上戴着冠兒珠翠堆滿

釵半卸上穿大紅粧花襖下着翠藍纓金寬闊裙子紆着

玳瑁禁步比昔不同許多但見

寶髻巍峩鳳釵半卸胡珠環耳邊低垂金挑鳳髻後雙
拖紅綉襖偏襯玉香肌翠紋裙下映金蓮小行動處眉
前搖响玉玳瑁坐下時一陣麝蘭香噴鼻膩粉凝成脣
頸花釵巧貼眉尖舉止驚人貌比幽花殊麗姿容閒雅
性如蘭蕙溫柔若非綺閣生成定是蘭房長就儼若紫
府瓊姬離碧漢宛如蕊宮仙子下塵寰

那長老上面獨獨安放一張公座椅兒讓春梅坐下

爲茶

吐意

長老來見已畢小沙彌奉上茶來長老遞茶上去

道今日小僧不知小奶奶來

奈祀有失迎接萬望

施小僧

又與他老人

家進城宅裡同小

奶奶話春梅吃了茶小和尚接下鍾表

攔阻在內又不姪

出來的月娘恐怕天晚使小和尚請一

長老來要起身那

長老又不肯放走來方丈裏春梅說小

僧有件事稟知小

奶奶春梅道長老有話但說無妨長老

道適間有幾位遊

玩娘子在寺中隨喜又知小奶奶來如

今他要回去未知

小奶奶尊意如何春梅道長者何不請

來相見那長老慌

的來請吳月娘又不肯出來有嫌人只便如此

說長老不見罷。天色晚了，俺們告辭去了。長老見收了他布施，又沒管待，又意不過，只顧再三催促。吳月娘與孟玉樓、吳大妗子推阻，不過只得出來。春梅一見，便道：「原來是二位娘與大妗子。」於是先讓大妗子轉上花枝招颺，磕下頭去，慌的大妗子還禮不迭，說道：「姐姐今非昔比，折煞奴身。」人情如此。春梅道：「大妗子如何說這話？奴不是那樣人。」如此。春梅拜了大妗子，然後向月娘、孟玉樓、玉簫也俱磕頭。如此。春梅那里肯起，磕了四個頭。不知是娘們在這裡早知也請出。月娘道：「姐姐自從出了家門，在府中。」大來惡。春梅道：「奶奶。」

取說怪

不華則淚此時反欲垂淚矣

因見奶子如意兒抱着

道哥也也長的焦

了月娘說你和小玉過來與姐

個頭兒那如意兒

和小玉二人笑嘻嘻過來亦與春梅

平磕了頭月娘道姐姐你受他兩個一禮兒春梅向頭上

拔下一對金頭銀簪兒來插在孝哥兒帽兒上月娘說多

謝姐姐簪兒還不與姐姐唱個喏兒如意兒掬着哥兒

個與春梅唱個喏

把月娘喜歡的要不得

寫月娘與玉

玉

說姐姐你今日不到寺中咱娘兒們怎得遇在一處相見

春梅道便是因俺娘他老人家新理墓在這寺後奴在他

手裡一場他又無親無故奴不記挂着替他燒張紙兒怎

生過得去

醜盡月

娘說我記的你娘沒了好幾年不知墓

正這里

作者此時
娘盡情放

說話說的是潘六

月娘聽了就不言

有恩不肯忘舊

燒錢化紙奉梅道

死的苦這般拋露

方放手一
說畢鼻

八仙桌子

唾舌刮水如

不吝

醜詆月孟玉樓道大娘還不知原大娘

姐死了多虧姐姐如今把他靈在這裡

語了

醜盡
月娘

吳大妗子道誰似姐這等

重埋了

醜盡
月娘

你逢節令題念他來替他

好奶奶想着他怎生抬舉我來今日他

丟下怎不埋整他

醜盡月娘將一
箋所寫之月娘至此

老叫小和尚放果兒擺齋上來兩張大

心各樣素饌菜蔬堆滿春臺絕細金菜

人吃了收卡

吳大舅自有僧曉

金蓮墳上看看

醜絕月娘

他可在春梅
邊真醜絕也

拿出五分銀子

彌買綢去長老道

了不消買去我這裡有金銀紙拿幾分燒去玉樓把銀子

遞與長老使小沙彌領到後邊白楊樹下金蓮墳上見三

尺墳堆一堆黃土數柳青蒿

美人黃土千古傷心
但不當爲金蓮痛

上了

香把紙錢點着拜了一拜說道六姐不知你埋在這裡今

日孟三姐悞到寺中與你燒陌錢紙你好處生天苦處用

錢一面放聲大哭

哭自己非
哭金蓮也

那奶子如意兒見玉樓往後

邊也抱了孝哥兒來看一看月娘在方丈內和春梅說話

叫奶子休抱了孩子去只拍諛了他如意兒道奶奶不妨

事我知道徑抱到墳上看玉樓燒紙哭罷回來春梅和月

娘勻了臉換了衣裳分付小伴當將食盒打開將各樣細

菓甜食餚品點心攢盒擺下兩桌子布龕內篩上酒來銀

鍾牙筋請大姑子月娘玉樓上坐他便主位相陪奶子小

玉都在兩邊打橫寫得月娘醜絕吳大舅另放一張桌子在僧房

內正飲酒中間忽見兩個青衣伴當走來跪下稟道老爺

在新生差小的來請小奶奶看襍耍調百歲的大奶奶二

奶奶都去了請奶奶快去哩這春梅不慌不忙將前西門家無數寫

春梅處二齊圓滿于此說你回去知道了那二人應諾下來又不敢

去在下邊等候大姑子月娘便要起身說姐姐著實打攪

天色晚了你也有事俺們去罷那春梅那里肯放日陪令

左右將大鍾來勸道咱娘見們會小離

休要斷了這們親路醜盡月娘奴也沒親沒

日子奴往家裡走去。月娘道：我的姐
了。怎敢起動你。醜絕爲炎涼
一吐惡氣容一日奴去看姐姐去罷。

一杯月娘說我酒勾了。你大妗子沒轎子，十分晚了，不行的。春梅道：大妗子沒轎子，我這裡有跟隨小馬兒撥一疋與妗子騎送了家去。大妗子再三不肯辭了，方一而收拾起身。春梅叫過長老來，令小伴當拿出一疋大布五錢銀子與長老。長老拜謝了，送出山門。春梅與月娘拜別，看着月娘玉樓衆人上了轎子，他也坐轎子，兩下分路。一簇人跟隨，喝道往新庄上去了。正是：

樹葉還有相逢處，
豈可人無得運時。

人昭穆穆彭王族王去下五具

德義長存昭穆

休有昭穆穆彭王族王去下五具

天昭穆穆彭王族王去下五具

天昭穆穆彭王族王去下五具

天昭穆穆彭王族王去下五具

天昭穆穆彭王族王去下五具

天昭穆穆彭王族王去下五具

來旺盜拐孫雪娥

雪娥受辱守備

詩曰

菟絲附蓬麻。
與身與狂夫。
暮夜爲儂好。
昏來晨一別。
行將濱死地。

引蔓原不長。
不如棄道傍。
席不暖儂床。
無乃太匆忙。
老痛迫中腸。

話說吳大舅領着月娘等一簇男女離了永福寺順着大
街長堤前來玳安又早在杏花村。玉樓酒樓下邊人烟繁
鬧揀高阜去處幕天席地設下酒餚等候多時了遠遠望

月娘衆人轎子馱子到了、問道如何這咱纔來、月娘又把永福寺中遇見春梅告訴一遍、不一時斟上酒來、衆人坐下、正飲酒、只見樓下香車綉轂往來人烟喧襍、月娘衆人躡着高阜、把眼觀看、只見人山人海圍着、都看教師走馬耍解、原來是本縣知縣相公兒子李衙內、名喚李拱壁、與理如今年約三十餘歲、見爲國子上舍、一生風流博浪、頗壁也、習詩書、專好鷹犬走馬、打毬蹴鞠、常在三五兩巷中走人、稱他爲李浪子、那日穿着一弄兒輕羅軟滑衣裳、頭帶金頂纏棕小帽、腳踏乾黃靴、同廊吏何不韋帶領二三十漢、拏彈弓、吹筒、毬棒、在於杏花庄大酒樓下看教師、李

走馬耍解、空肩擔、肚帶輪鎗、舞棒、做各樣技藝、

了許多男女、圍着哄笑。那李貴譚名號爲山東夜叉、
 頭戴萬字巾、身穿紫窄衫、銷金裏肚、坐下銀鬃馬、手執
 紅桿明鎗、背插招風令字旗、在街心扳鞍上馬、往來賣弄
 手段。這李衙內正看處、忽抬頭看見一簇婦人在高阜處
 飲酒、內中一個長挑身材婦人、不覺心搖目蕩、觀之不足
 看之有餘、口中不言、心內暗道、不知是誰家婦女、有男子
 沒有一面叫過、手下答應的小張閑架兒來。必用四人
方知端的
 惜分付、你去那高坡上打聽那三箇穿白的婦人、是誰家
 的、訪得的實、告我知道。那小張閑應諾、雲飛跑去。不多時
 走到跟前、附耳低言回報、說如此這般。是縣門前西門慶
 家妻小一個年老的姓吳、是他始于一箇五短身材、是他

大娘子吳月娘那箇長挑身材有白麻子的是第三箇娘子姓孟名喚玉樓如今都守寡在家這李衙內聽了獨看上孟玉樓重賞小張財不在話下吳月娘和大舅衆人觀看了半日見日色銜山令玳安收拾了食盒上轎騎馬徑回家有詩爲証

柳底花陰壓路塵

一回遊賞一回新

有緣千里來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親

這里月娘衆人回家不題却說那日孫雪娥與西門大郎在家午後時分無事都出大門首站立也是天假其便想一個驚驚的過來那時賣脂粉花翠生活磨鏡子

磨鏡子。那人放下擔兒，說道：「我不會磨鏡子，我只賣銀生活首飾花翠，站立在門前，只顧眼上眼下，看着人。雪娥便道：『那漢子，你不會磨鏡子去罷，只顧看我怎的？』人說：『雪姑娘，大姑娘，不認的我了。』大姐道：『眼熟，急忙迎起來。』那人道：『我是爹手裡出去的，來旺兒。』雪娥便道：『你這幾年在那里來，出落得恁胖了。』來旺兒道：『我離了爹門，回原籍徐州家裏，開着沒營生，投跟了個老爹，上京來當官。』不想到半路里，他老爺兒死了，丁憂家去了。我便投在城內顧銀鋪，學會了此銀行手藝，各樣生活。這兩日行市遲，顧銀鋪叫我挑副擔兒出來街上發賣些零碎，看見娘在門首，不敢來相認，恐怕惹門瞭戶的。今日不是你老媽。」

家叫住、還不敢相認、雪娥道、原來是你、教我只顧認了半
日、白想不起、既是舊兒女、怕怎的、因問你擔兒裏賣的是
甚麼生活、挑進裏面、等俺每看一看、那來旺兒一面把擔
兒挑入裏邊院子裏來、打開箱子、用盤兒托出幾件首飾
來、金銀鑲嵌不等、打造得十分奇巧、大姐與雪娥看了一
回、問來旺兒、你還有花翠拏出來、那來旺兒又取一盒
各樣大翠髻花、翠翹滿冠、并零碎草蟲生活來、大姐揀
挑兩對髻花、這孫雪娥便留了他一對翠鳳、一對柳穿魚
兒、大姐便稱出銀子來、與他、雪娥兩件生活、欠他
二錢銀子、約下他、明日早來取罷、今日你大娘不
休三娘和哥兒、都往墳上、與你爹燒紙去了、來旺

年在家裏就聽見人說爹死了大娘生了哥兒怕

大了雪娥道你大娘孩兒如今纔周半兒一家兒

小如寶上珠一般全看他過日子哩說話中間來收養

丈青出來傾了盞茶與他吃又映一人那來旺兒接了茶與他

唱了個喏來昭也在跟前同叙了回話分付你明日來見

見大娘那來旺兒挑擔出門到晚上月娘衆人轎子來家

雪娥大姐衆人丫頭接着都磕了頭玳安跟盒擔走不上

催了匹驢兒騎來家打發抬盒人去了月娘告訴雪娥大

姐說今日寺裏遇見春梅一節原來他把潘家的就葬在

寺後首俺每也不知他來替他娘燒紙悞打吳撞遇見他

娘兒每又認了同親月娘先是寺裏長老擺齋吃了落後

他又叫伴當擺上他家的四五十攢盒各樣菜蔬下飯

酒上來通吃不了他看見哥兒又與了他一對簪兒好不

和氣起解行三坐五坐着大轎子許多跟隨又是出落

的比舊時長大了好些越發白胖了說來口角浸浸吳大

齡子道他倒也不改常忘舊那時在咱家時我見他比衆

了鬢行事兒正大說話兒沉穩就是個才料兒你看今日

福至心靈恁般造化將上文無數寫春梅之筆一提孟玉樓道姐儿沒問

他我問他來果然半年沒洗換身上懷着喜事哩也只且

八九月裏孩子守備好不喜歡哩薛嫂兒說的倒不差

別有說了一回雪娥題起今日娘不在我和大姐在

看兒來莊兒原來他又在這里學會了銀匠

金銀生活花翠、俺每就不認得了、買了、他幾枝、
 娘來我、說往墳上燒紙去了、月娘道、你怎的不叫他等、
 我來家、又是雪娥道、俺每叫他明日來、正坐着說話、只見
 奶子如意兒向前對月娘說、哥兒來家、這半日只是昏睡、
 不醒、口中出冷氣、身上湯燒火熱的、這月娘聽見慌了、向
 炕上抱起孩兒、夾口搵着口兒、果然出冷汗、渾身發熱、罵
 如意兒、好淫婦、此是轎子冷了孩兒了、如意兒道、我拿小
 被兒裹的緊、怎得凍着、月娘道、再不是抱了往那死
 果墳上、寫月娘真是十說了他來了、二分不好看那等分付、叫你休抱
 他去、你不依、浪着抱的去了、如意兒道、早小玉姐看着、只
 抱了他到那里看、七就來了、幾時說着他來、月娘道、還要

說嘴、看那看兒便怎的、却把他說了、卽忙叫來安兒快請
劉婆子去、不一時、劉婆來到、看了脈息、摸了身上、說着、了

○金○蓮○死○尚○懷○嫉○乎

些驚寒、撞見邪祟了、留了兩服硃砂丸、用姜湯灌下去、分

付妳子、抱着他熱炕上、睡到半夜、出了些冷汗、身上纔涼

了、於是管待劉婆子吃了茶、與了他三錢銀子、叫他明日

還來看看、一家子慌的要不起、起倒倒、整亂了半夜、却

說來、昨次日、依舊挑將生活擔兒、來到西門慶門首、與來

昭唱喏、說昨日雪姑娘留下我些生活、許下今日叫我來

取銀子、就見見大娘來、昭道你且去着、改日來、昨日大娘

來家、哥兒不好、叫醫婆大醫看、下藥、整亂一夜、好不小心、

今日纔好些、那得工夫、稱銀子與你、正說着、只見月娘上

樓雪娥送出劉婆子來到大門首看見來旺兒那來旺兒
扒在地下與月娘玉樓磕了兩個頭月娘道幾時不見你
就不來這里走走來旺兒悉將前事說了一遍要來不好
來的月娘道舊兒女人家怕怎的你爹又沒了此無禮
初只因潘家那淫婦一頭放火一頭放水架的舌把個奸
媳婦兒生生逼勒的弔死了將有作沒把你整發了去今
日天也不容他往那去了月娘如此無禮真是不堪
來旺兒道也說不
的只是娘心裏明白就是了說了回話月娘問他賣的是
甚樣生活拏出來瞧揀了他幾件首飾該還他三兩二錢
銀子都用等子稱了與他叫他進入儀門裏面分付小玉
取一壺酒來又是一盤點心叫他吃那雪娥在厨下一方

攪掇又熱了一大碗肉出來與他吃的酒飯飽了、磕頭出

門、月娘玉樓衆人歸到後邊去、

如此無礼真是不是

雪娥獨自悄悄

和他說話、你常常來走着怕怎的、奴有話叫來昭嫂、子對

你說我明日晚夕在此儀門裏紫墻兒跟前耳房內等你、

兩個遞了眼色、這來旺兒就知其意、說這儀門晚夕闕不

闕、雪娥道如此這般、你來先到來昭屋裏等到晚夕、蹀着

梯攪越過墻、順着遮隔、我這邊接你下來、咱二人會合、二

回還有細話與你說、這來旺得了此話、正是歡從額起喜

向腮生、作辭雪娥挑擔兒出門、正是不着家神、弄不得家

鬼有詩爲証

對人不敢高声語

故把秋波送幾番

這來旺兒歡喜回家一宿無話到次日也不挑擔兒出賣生活慢慢楚來西門慶門首等來昭出來與他唱諾求昭便說旺哥稀罕好些時不見你了來旺兒笑道不是也不來裡邊雪姑娘少我幾錢生活銀計計來昭一面把來旺兒讓到房裏坐下來旺兒道嫂子怎不見來昭道你嫂子白日後邊上灶哩那來旺兒拿出一兩銀子遞與來昭說這銀子取壺酒來和哥嫂吃來昭道何消這許多即叫他兒子鉄棍兒過來那鉄棍吊起頭去十五歲了拿盞出來打了一大注酒使他後邊叫一丈青來不一時一丈青蓋了一錫鍋熟飯一大碗雜熬下飯兩碟菜蔬說道好

呀、旺官兒在這裏來、昭便拿出銀子、與一丈青、說兄弟
破費、要打壺酒、咱兩口兒吃、一丈青笑道、無功消受、怎生
使得、一面放了炕桌、讓來旺炕上坐、擺下酒菜、把酒來斟
來、旺兒先傾頭一盞、遞與來昭、次斟一盞與一丈青、深深
唱喏、說一向不見哥嫂、這盞水酒、孝順哥嫂、一丈青便說
哥嫂不道酒肉吃傷了、你對真人休說假話、裏邊雪姑娘
昨日已央及達知我了、你兩個舊情不斷、托俺每兩口兒
如此這般周全你、你休推睡裏夢裏、要知山下路、須問過
來人、你若入港相會、有東西出來、休要獨吃、須把些汁水
斟我呷一呷、俺替你每須耽許多利害、寫人情便那家
道、危下道、只望哥嫂周全、並不敢有忘、說畢、把酒

同一丈青往後邊和雪娥答了話出來對他說道
 來來照屋裏肅藏待夜裏閉上儀門後邊人歇下
 過於中取事有詩爲証

報應本無私

影嚮皆相似

要知福福因

但看所爲事

這來旺得了此言回來家巴不到晚復到來照屋裏打酒
 和他兩口兒吃至更深時分更無一人覺的直待的大門
 開了後邊儀門上了拴家中大小歇息定了彼此都有箇
 暗號見只聽牆內雪娥咳嗽之聲這來旺見踏着梯登
 影中扒過粉牆雪娥那邊用撻子接着一兩個就在西耳房
 堆馬鞍子去處兩個相接相抱雲雨做一處彼此都是

夫寡婦慾心如火、那來旺兒、纓鎗強壯、儘力弄了一回、

極精來一泄如注、

此藏春場何如

幹畢、雪娥遞與他一包金銀首

飾、幾兩碎銀子、兩件段子衣服、分付明日晚夕你再來、

還有些細軟與你、你外邊尋下安身去、處往後這家中邊

不出好來、不如和你悄悄出去、外邊尋下房兒、成其夫婦、

你又會銀行手藝、愁過不得日子、來旺兒便說、如今東門

外細米巷、有我個姨娘、有名收生的屈老娘、他那里曲

小巷、倒避眼、咱兩個投奔那里去、遲些時看無動靜、我

你往原籍家裏、買幾畝地種去也好、兩個商量日定、

旺就作別雪娥、依舊扒過牆來、到來照屋裏等至

大門、候身出去、到黃昏時分、又

晚夕依舊跳過牆去、兩個幹事、朝來暮往、非止一日、
 盜了許多細軟東西、金銀器皿衣服之類、來昭兩日子、
 得抽分好些肥已、月娘守家如此木偶俱不必細說、一日後邊月、
 看孝哥兒出花兒、心中不快、睡得早、這雪娥房中、使女、
 秋兒原是大姐使的、因李嬌兒房中元宵兒被敬濟要了、
 月娘就把中秋兒與了雪娥、把元宵兒伏侍大姐、那一日、
 雪娥打發中秋兒睡下、房裏打点一大包釵環頭面、裝在
 一個匣內、用手帕蓋了頭、隨身衣服約定來旺兒在來
 屋裏等候、兩個要走來、昭便說不爭你走了、我看守大門、
 官放水鴨兒、若大娘知道、問我要人怎了、不如你每打房
 上去、就躑破些瓦、還有踪跡來旺兒道、哥也說得是、雪娥

又留一箇銀折盃、一根金耳幹、一件青綾襖、一條黃綾囊、
謝了他兩口兒、直等五更、裝月黑之時、隔房扒過去、喚
夫婦、又篩上兩大鍾、暖酒與來旺、雪娥吃、說吃了、好走路、
上壯膽些、吃到五更時分、每人拏着一根香、躡着梯子、打
發兩個扒上房去、一步一步、把房上瓦也跳破許多、比及
扒到房簷跟前、街上人還未行走、聽巡捕的聲音、這來旺
兒先跳下去、後却叫雪娥躡着他肩背、接樓下來、兩個往
前邊走到十字路口上、被巡捕的攔住、便問往那里去的、
男女雪娥便說慌了手腳、這來旺兒不慌不忙、把手中宣
香彈下一彈、說道、俺是夫婦二人、前往城外岳廟裏燒香、
的早了些、長官勿怪、那人問背的包袱內是甚麼家私、

兒道是香燭紙馬那人道既是兩口兒岳廟燒香

爭你快去罷這來旺兒得不的一聲拉着雪娥往可

走到城下城門纔開

可知是黑夜出來

打人關裏挨出城去

幾條街巷原來細米巷在箇僻靜去處住着不多幾家人

家都是矮房低厦到於屈姥姥家屈姥姥還未開門叫了

今日屈姥姥纔起來開了門見來旺兒領了個婦人來原

來來旺兒本姓鄭名喚鄭旺說這婦人是我新尋的妻小

姨娘這里有房子且借一間寄住些時再尋房子遞與屈

姥三兩銀子教買柴米那屈姥姥得了銀子只得留下

他兒子屈端

端者三足鍋也雪遇鍋煮焉能不壞

因見鄭旺夫妻二人帶着

許多金銀首飾東西夜晚見財起意就掘開房門偷盜出

來去要錢致被捉獲具了事件拏去本縣見官李知縣見
係賊贓之事贓物見在卽差人押着屈鑑到家把鄭旺孫
雪娥一條索子都拴了那雪娥諛的臉蠟查拉似黃了換
了滲淡衣裳帶着眼紗把手上戒指都勒下來打發了公
人押去見官當下煥動了一街人觀看有認得的說是西
門慶家小老婆今被這走出的小廝來旺兒改名鄭旺通
姦拐盜財物在外居住蕙蓮公案如此歸結又被這屈鑑掏摸了今
事發見官當下一個傳十個十個傳百個路上行人人口似
飛月娘家中自從雪娥走了房中中秋兒見廂內細軟首
飾都沒了衣服丟的亂三攪四報與月娘月娘吃了
悶中秋兒你跟着他睡走了你豈不知中秋兒

要便與父悄悄偷走出外邊半日方回不知可
 問來略你看守大門人出去你怎不曉的來昭使
 每日上鎖莫不他飛出去逆奴却有如此說語落後看見房工手
 破許多方知越房而去了又不取使人躡訪只得接納
 忍不想本縣知縣當堂問理這件事先把屈鑑夾了一個
 追出金頭面四件銀首飾三件金環一隻銀鍾一個碎銀
 五兩衣服二件手帕一個匣一個向鄭旺名下追出銀三
 十兩金碗簪一對金仙子一件戒指四個向雪娥名下追
 出金挑心一件銀鐲一付金鈕五付銀簪四對碎銀一包
 比牆頭屈姥姥名下追出銀三兩就將來旺兒問擬奴娼
 物何如因奸盜取財物屈鑑係竊盜俱係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職

物入官、雪娥孫氏係西門慶妾、與屈姥姥當下都當官、

了一撥、屈姥姥供明放了、雪娥責令本縣差人到西門慶

家叫人遞領狀領孫氏、那吳月娘叫吳大舅來商議、已是

出醜、平曰又領了來家做甚麼、沒的玷污了家門、與死的

裝幌子、文字亦無後同之筆打發了差人錢、回了知縣話、知縣拘將

官媒人來當官辨賣、却說守備府中春梅打聽得知、說西

門慶家中孫雪娥如此這般被來旺兒拐出、盜了財物去、

在外居住、事發到官、如今當官辨賣、這春梅聽見要買他

來、家上灶要打他嘴、以報平昔之仇、必寫雪娥出醜者爲此一句蓋春梅吐氣

雪能不對守備說、雪娥善能上灶會做的好茶飯湯水、

受辱來、本家中失和這守備即便差張勝李安拿結兒

自恁要做分上、只要八兩銀子官價交完銀子

房中先見了大奶奶并二奶奶孫氏、次後到房中來見

梅春梅正在房裏縷金床上錦帳之中、纔起來、極力一抬手

了、纔領雪娥見面、那雪娥見是春梅、不免低頭進見、望上

翻身下拜、磕了四個頭、這春梅把眼瞪一瞪、是春梅不

是金蓮

真

將當直的家人媳婦上來、與我把這賤人扯去了、髻髻剝

了上蓋衣裳、打入厨下、與我燒火做飯、這雪娥聽了、暗暗

叫苦、自古世間打牆板兒、翻上下、掃米却做管倉人、既在

他簷下、怎敢不低頭、孫雪娥到此地步、只得摘了髻兒、換

了艷服、滿臉悲慟、往厨下去了、有詩為証

布袋和尚到明州

策杖芒鞋任處遊

第一詩書
九十四
饒你化身千百億

一身還有一身愁

第九十二回

孟玉樓愛嫁李衙內

李衙內夢打玉簫兒

詩曰

簾展湘紋浪欲生

幽懷自感夢難成

倚牀剩覺添風味

開戶羞將待月明

擬倩蜂媒傳密意

難將螢火照離情

遙憐織女佳期近

時看銀河幾曲橫

話說

一日陳敬濟聽見薛孀兒說知孫雪娥之事

濟乘着這個根絲就如此這般使薛孀兒往西門慶家對

月娘說薛孀只得見月娘說陳姑夫在外聲言發話說不

要大姐要寫狀子巡撫巡按處告你說老爹在日收着

父親寄放的許多金銀箱籠細軟之物這月娘一

雪娥被來旺兒盜財拐去一考又是來安見了

者家人來與媳婦惠秀又死了剛打發出

放物之難使人
爲瓶見一哭
家中正七事
八事聽見薛嫂兒來談此

謊的慌了手腳連忙催轎子打發大姐家去但是大姐

奩箱厨陪嫁之物交托安健人都抬送到陳敬濟家

拾去以此知月娘貪
刻陰毒無處不然也
敬濟說這是他隨身嫁我的床

奩還有我家寄放的細軟金銀箱籠須索還我薛嫂

大丈母說來當初丈人在時止收下這個床奩嫁

兒你別的箱籠敬濟又要使女元霄兒

來對月娘說月娘不肯把

中伊的如今留着早晚看哥兒哩把由來
說原是買了伏侍大姐的這敬濟又不要中秋兒兩頭
回只叫薛嫂兒走他娘張氏便向玳安說哥兒你到家拜
上你六娘你家姐兒們多也不稀罕這個使女看守哥兒
既是與了大姐房裏好一向你姐夫已是收用過他了你
大娘只顧留怎的玳安一面到家把此話對月娘說了月
娘無言可對只得把元宵兒打發將來敬濟收下滿心歡
喜說道可怎的也打我這條道兒來正是

饒你好似鬼

喫我洗腳水

按下一頭單說李知縣兒子李衙內自從清明郊外看景
吳月娘孟玉樓兩人一般打扮生的俱有姿色知是西門

慶妻小衙內有心愛孟玉樓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模樣兒風流俏麗原來衙內喪偶嫁居已久一向着媒妁各處求親都不遂意及見玉樓便覺動心但無門可入未知嫁與不嫁從違如何不期雪娥緣事在官已知是西門慶家出來的周旋委曲在伊父案前將各犯用刑研審追出贓物數目望其來領補月娘害怕又不使人見官衙內失望因此總將贓物入官雪娥官賣至是衙內議之千郎使何不幸徑使官媒婆陶媽上來西門慶家訪求親事許說成此門親事免縣中打卯還賞銀五兩這陶媽上聽了此上拘媽上自是挑天之喜歡的疾走如飛一直到于西門慶慶非如寒雪沒空也

門首來昭正在門首立只見

陶媽上向道

動問管家哥一声、此是西門老爹家、
 來的老爹已下世了、有甚話說、陶媽媽道、累及管家、
 稟聲、我是本縣官媒人、名喚陶媽媽、奉衙內小老爹鈞、
 分付說、咱宅內有位奶奶、要嫁人、敬來說親、那來昭、
 你這婆子、好不近理、我家老爹、沒了一年有餘、止有兩位、
 奶奶、守寡、並不嫁人、常言疾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你這、
 媒婆、有要沒緊、走來胡撞、甚親事、還不走快、着意的後邊、
 奶奶知道、一頓好打、那陶媽、笑說、管家哥、常言官差吏、
 差來人不差、小老爹不使我、我敢來嫁、不嫁起動、進去、
 聲、我好回話去、來昭道、也罷、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你少待、
 片時、等我進去、兩位奶奶、一位奶奶有哥兒、一位奶奶無、

哥兒不知是那一位奶奶要嫁人陶媽上道衙內小老
說清明那日郊外曾看見來是面上有幾點白麻子的那
位奶上來昭聽了走到後邊如此這般告月娘說縣中使
了個官媒人在外面倒把月娘吃了一驚說我家並沒生
個字兒迸出外邊人怎得曉的來昭道曾在郊外清明那
日見來說臉上有幾個白麻子兒的月娘便道莫不孟二
姐也臘月裡蘿蔔動個心忽刺人要往前進嫁人月娘不識
樓一向蓋爲玉正是世間海水知深淺惟有人心難忖
樓半籠久矣

一面走到玉樓房中坐下便問孟二姐奴有件事兒來

外邊有個保山媒人說是縣中小衙內清明那日曾

說你要往前進端的有此

巧不成話、自古姻緣、緣牽那日、生的一表人物、風流博浪、兩家年、多相彷彿、又合、拈弓弄箭、彼此兩情、四目都有意、已在不言之表、但未、有妻子、無妻子、口中不言、心內暗度、男子漢已死、奴身、又無所出、雖故大娘有孩兒、到明日長大了、各肉兒各、閃的我樹倒無陰、竹籃兒打水、又見月娘自有了孝哥、心腸改變、不似常時、我不如往前進一步、尋上個葉落、根之處、還只顧傻上的、守些甚麼、到沒的擔閣了奴的、春年少、正在思慕之間、不想月娘進來說此話、正是清、郊外看見的那個人、心中又是歡喜、又是羞愧、口裡雖、大娘休聽人胡說、奴並沒此話、不覺把臉來飛紅了、

寫來却是安身立命之意
不是金蓮輩妖淫等也 正是

含羞對衆牖開口

望髮無言只搵頭

月娘說此是各人心裡事奴也管不的許多一面呼來
你請那保山進來來臨門首喚陶媽上進到後邊見日
行畢了禮數坐下小丫鬟倒茶吃了月娘便問保山來
甚事陶媽上便道小媳婦無事不登三寶殿奉本縣正堂
衙內分付說貴宅上有一位奶上要嫁人講說親事月

俺家這位娘子嫁人又沒曾傳出去你家衙內怎得

奶上道俺家衙內說來清明那日在郊外親見這

長挑身材瓜子面皮臉上有稀稀幾個白

月娘聽了不消說就是

陶媽上到玉樓房中明間內坐下等勾多時玉樓樓上
 扮出來陶媽上道了萬福說道就是此位奶上果然話
 虛傳人材出衆蓋世無雙堪可與俺衙內老爹做個正頭
 娘子玉樓笑道媽上休得亂說且說你衙內今年多大年
 紀原娶過妻小沒有房中有人也無姓甚名誰有官身無
 官身從實說來休要搗謊特映薛嫂陶媽上道天麼天麼小媳
 婦是本縣官媒不比外邊媒人快說謊我有一句說一句
 並無虛假俺知縣老爹年五十多歲止生了衙內老爹一
 人今年屬馬的三十一歲正月二十三日辰時建生見做
 國子監上舍不久就是舉人進士有滿腹文章弓馬熟通
 諸子百家無不通曉沒有大娘子二年光景房內止有一

個從嫁使女答應又不出衆要尋個娘子當家敬來
說此親事若是咱府上做這門親事老爹瓦來門面差
墳塋地上錢糧一例盡行蠲免有人欺負指名說來學
縣裡任意撥打玉樓道你衙內有兒女沒有原籍那里
氏誠恐一時任滿千山萬水帶去奴親都在此處莫不
要同他去陶媽上道俺衙內身邊兒花女花沒有好不
徑原籍是咱北京真定府襄強縣人氏過了黃河不
七百里他家中田連阡陌驛馬成群人丁無數走
都是撫按明文聖旨在上好不赫耀驚人
雖是
市井夾自如今娶娘子到家做了正房過後他
是五花官誥坐七香車爲命婦人

被陶媽七一席話說得千肯萬肯一面

茶食點心與保山吃因說保山你休怪我

媒人們說謊的極多奴也吃人哄怕了一語見

奶七只要一個比一個清自清渾自渾好的

小媳婦並不搗謊只依本分做媒奶七若肯了

兒與我好同小老爹話去玉樓取了一條大紅段

安交舖子裡傳夥計寫了生時八字吳日娘便

原是薛嫂兒說的媒如今還使小厮叫將薛嫂兒來

同拏了帖兒去說此親事總是禮不多時便代安兒

薛嫂兒來見陶媽七道了萬福當行見當行拏着帖兒

離西門慶家門往縣中回衙內話去一個是這里水

個是那頭保山兩張口四十八個牙這一去言取義得

裡嫦娥尋配偶巫山神女嫁襄王陶媽七在路上問

兒你就是這位娘子的原媒薛嫂道便是陶媽七問

先嫁這裡根兒是何人家的女兒嫁這裡了女兒是再

這薛嫂兒便一五一十把西門慶當初從楊家娶來的

告訴一遍因見婚帖兒上寫女命三十七歲十一月二十

七日子時生說只怕衙內嫌年紀大些怎了他今纔三

一歲倒大大歲薛嫂道咱拏了這婚帖兒交個過路的

生筭看年命妨碍不妨碍若是不對咱瞞他幾歲兒也

筭說謊

極力寫媒人是
深恨薛嫂餘意

二人走來再不見路過响板的

主只見路南遠遠的一個卦肆青布帳幔挂著兩行

于平推買賤鉄筆判榮枯有人來筭命直言不諱
 底下安放一張桌子裡面坐着個能寫快筭的先生這
 個媒人向前道了萬福先生便讓坐下薛嫂道有個女
 累先生筭一筭向袖中拏出三分命金來說不當輕視
 生權且收了路過不曾多帶錢來先生道請說八字為
 媽遞與他婚帖看上面有八字生日年紀先生道此是
 婚一面掐指尋紋把筭子搖了一搖開言說道這位女
 今年三十七歲了十一月廿七日子時生甲子月辛卯
 庚子時理取印綬之格女命逆行見在丙申運中丙合
 生在後大有威權執掌正堂夫人之命作者其志如此四柱中
 夫星多然是財命益夫發福受夫寵愛這兩年定見刑

見過了、不曾、薛嫂道已尅過兩位夫主了、先生道若見
後來好了、薛嫂見道他往後有子沒有、先生道子早裡生
到四十一歲、總有一子送老、一生好造化、富貴榮華無此
取筆批下命詞四句道、

嬌姿不失江梅態、

明點杏花

三揭紅羅兩画眉。

會看馬首昇騰日、

脫却寅皮任意移。

薛嫂問道先生如何是會看馬首昇騰日、脫却寅皮任意
移、這兩句俺每不懂起動、先生講說講說、先生道馬首
這位娘子如今嫁個屬馬的大主、才是貴星、享受榮華
處是過過的夫主是屬虎的、雖故寵愛、只是偏房、
功名直到六十八歲有一子、

說道如今嫁的倒果是個屬馬的只與大...

來求先生改少兩歲總好先生道既要改就改做了卯

十四歲罷

作者直欲不為數命所縛

薛嫂道三十四歲與屬馬的也

的着麼先生道丁火庚金火逢金煉定成大器正合得美

當下改做三十四歲兩個拜辭了先生出離卦肆逕到

中門子報入衙內便喚進陶嫂二媒人旋磕了頭衙內

問那個婦人是那里的陶媽七道是那邊媒人因把親來

說成告訴一遍說娘子人材無比的好只爭年紀大些小

媳婦不敢自便隨衙內老爹尊意討了個婚帖在此于是

遞上去李衙內看了上寫着三十四歲十一月廿七日子

時生說道就大三兩歲也罷薛嫂兒插口道老爹見的名

自古道妻大兩黃金長妻大三黃金山不差一宗這位

子人材出衆性格溫柔諸子百家當家理紀自不必說

內道我已見過不必再相只擇吉日良時行茶禮過云

是了兩個媒人稟說小媳婦幾時來伺候衙內道事不可

稽遲你兩個明日來討話往他家說每人賞了一兩銀子

做腳步錢兩個媒人歡喜出門不在話下這李衙內見親

事已成喜不自勝即喚廊吏何不韋來商議對父親李知

縣說了令陰陽生擇定四月初八日行禮十五日准娶

人過門就兌出銀子來委托何不韋小張閒買辦茶紅

禮不必細說兩個媒人次日討了日期往西門慶家

娘玉樓話正是姻緣本是前生定曾向藍田種玉

初八日縣中備辦十六盤羹果茶餅一副金絲冠

金頭面一條瑪瑙帶一副玳瑁七事金鐲銀釧之類兩

大紅宮錦袍兒四套粧花衣服三十兩禮錢其餘布絹

花共約二十餘抬兩個媒人跟隨廊吏何不韋押担到西

門慶家下了茶可十五日縣中撥了許多快手開漢來搬

抬孟玉樓床帳嫁粧箱籠并娘看着但是他房中之物盡

數都交他帶去恨無張四一阻原舊西門慶在日把他一張八

彩漆床陪了大姐月娘就把潘金蓮房中那張螺鈿床陪

了他玉樓要蘭香跟他過去留下小鵲與月娘看哥兒月

娘不肯說你房中丫頭我怎好留下你的左右哥兒有

我兒綉春和奶子也勾了玉樓止留下一對銀回回

哥兒要子做一念兒其餘都帶過去了挑揚姑到晚夕

頂四人大轎四對紅紗燈籠八個皂隸跟隨來娶玉梅

着金梁冠兒插着滿頭珠翠胡珠于身穿大紅通袖袍

先辭拜西門慶靈位來去分明若云收過為去邪靈正理若云脫難為永離重險也

拜月娘月娘說道孟三姐你好狠也你去了撇的奴

另獨自一個和誰做伴兒月娘始終不識玉樓兩個攜手哭了

然後家中大小都送出大門媒人替他帶上紅羅銷

祿抱着金寶瓶月娘守寡出不的門請大姨送親送到

縣衙裡來滿街上人看見說此是西門大官人第三娘

嫁了知縣相公兒子衙內今日吉日良時娶過門也

的也有說反的說好者當初西門

今日死了止是他大娘子中裏正大有

這許多人來都交各人前進甚有張主有那說又

談恭議指戳說道西門慶家小老婆如今也嫁人了當

這厮在日專一違天害理貪財好色姦騙人家妻女今

死了老婆帶的東西嫁人的嫁人拐帶的拐帶養漢的養

漢做賊的做賊都野雞毛兒零擗了常言三十年遠報而

今眼下就報了旁人紛紛議論不題千衆妻散用傍人語一結又玉樓之干

門僥倖也今幸而不終陷溺復有安身立命之時視此小失志能不撫膺長嘆今而後方知有青天白日之可

自活且說孟大姨送親到縣衙內鋪陳床帳停當留坐

席來家李衙內賞薛嫂兒陶媽上每人五兩銀子一

紅利市打發出門至晚兩個成親極盡魚水之歡于

樂到次日、吳月娘送茶完飯、楊姑娘已死、孟大姑子、二姑子、孟大姨都送茶到縣中衙內這邊、下回書請衆親戚女眷、做三日、扎彩山、吃筵席、都是三院樂人、妓女、動鼓樂、扮演戲文、此瓶兒華筵何如、吳月娘那日、亦滿頭珠翠、身穿大紅通袖袍兒、百花裙、繫蒙金帶、坐大轎來衙中、做三日起席、大姑子楊宗美諸人何如、在後廳吃酒、知縣奶奶出來陪待、月娘回家、因見席上花攢錦簇、歸到家中、進入後邊院落、靜悄悄、無個人接應、想起當初有西門慶在日、姊妹們那樣鬧熱、如今人家赴席來家、都來相見說話、一條板凳坐不了、如今無一個兒、了一面撲着西門慶靈床兒、不覺一陣傷心、大哭哭了一回、被丫鬟小玉勸止、于諸人散坐

正是

平生心事無人識

只有穿窗皓月知

這裡月娘憂悶不題却說李衙內和玉樓兩個女親
如魚似水正合着油瓶蓋每日燕爾新婚在房中厮守
步不離端詳玉樓容貌越看越愛極力將玉樓一寫自
結後至此方有此一
暢快又見帶了兩個從嫁了鬟一箇蘭香年十八歲會
文字又見帶了兩個從嫁了鬟一箇蘭香年十八歲會
唱一個小鶯年十五歲俱有顏色心中欲喜沒入腳
詩為証

堪誇女貌與郎才

天合姻緣禮所該

十二巫山雲雨會

兩情願保百年偕

原來衙內房中先頭娘子丟了一個大丫頭約三

名與玉簪兒。

後文嚴州之縹原從一簪起此爲玉簪兒下文地也。又玉樓鐫名于簪則簪于玉

是一名字此又作者乾惕深意言雖一朝天理不真使我輩得意我又不敢以淫名累寔也

專一

珠傍作怪成精頭上打着盤頭插髻用手帕苫蓋周圍

金箍兒假充作髻髻身上穿一套怪綠喬紅的裙襖

上穿着雙撥船樣四個眼的剪絨鞋約長尺二在人根

輕身浪顚做勢拏班

所爲浮名也

衙內未娶玉樓時他便逐

振美頓飯殷勤扶持不說強說不笑強笑何等精神目

裏過玉樓來李衙內和他如膠似漆把他不去撇採這

頭就使性兒起來一日衙內在書房中看書這玉簪兒

厨下頓了一盞好菓仁炮茶雙手用盤兒托來書房裡

李衙內掀開簾兒送與衙內不想衙內看了

言果就睡着了這玉簪兒叫道爹誰似奴疼爹

好茶來與你吃你爹那新娶的娘子還在被窩裡睡

覺兒怎不交他那小大姐送盞茶來與你吃因見衙內

地在根前只顧叫不應說道老花子你黑夜做夜作使

了也怎的大白日打盹磕睡起來吃茶那衙內醒了看見

是他喝道怪呀奴才把茶放下與我過一邊去這玉簪

滿臉羞紅使性子把茶丟在桌上出來說道好不識人敬

重奴好意用心大清早辰送盞茶兒來你吃倒喫喝起我

來常言醜是家中寶可喜惹煩惱我醜你當初瞎了眼誰

交你要我來名之難被衙內聽見趕上儘力踢了兩靴

這玉簪兒登時把那付奴臉膀的有房梁高也不搭臉了

也不頓茶了、趕着玉樓也不叫娘、只你也我也無人處

屁股就在玉樓床上坐下

名之累人如此

玉樓亦不去理他、他

她又壓伏蘭香小、寫說你休趕着我、我叫姐、只叫姨娘、我

你娘係大小之分、又說你只背地叫罷、休對着你爹叫、

每日跟隨我行、用心做活、你若不聽我說、老娘拏鐵釘子

請你

名之可怖如此

後來幾次見衙內不理他、他就撒懶起來、

到日頭半天還不起來、飯兒也不做、地兒也不掃、玉樓分

付蘭香小、寫你休靠玉簪兒了、你二人自去厨下做飯、

發你爹吃罷、這玉簪又氣不憤、使性謗氣、牽家打伙、在

房內打小、寫罵蘭香、賊小奴才小淫婦兒、確磨也有

後、則先有、你娘來先有、我來都是你娘兒們古

獻這個勤兒也罷了、當原先俺死的那個娘也沒名、
 門我声玉簪兒、你進門幾日、就題名道姓、叫我名之義
 是你手裡使的人、也怎的、你未來時、我和俺爹同床共
 那一日不睡到齋時、纔起來、和我兩個如糖拌蜜、如蜜
 酥油一般打熱房中事、那些兒不打我手裡過、自從你
 了、把我蜜罐兒也打碎了、把我姻緣也折散開了一、
 到我明間、冷冷清清、文板撻打官舖、再不得嘗着俺爹那
 東西兒、如今甚麼滋味了、我這氣苦也沒處訴名之義
 你當初在西門慶家、也曾做第三個小老婆來、你小名
 叫玉樓、敢說老娘不知道、點明寫玉 你來在俺家、你識
 見大家膿着些罷了、會那等喬張致、呼張喚李、誰是你

到的人。你管轄不成。玉樓在房中聽見氣的發昏。又不

聲言對衙內說。名之探人如此一日熱天也是合當有事。必于此時

方可晚夕衙內分付他厨下熱水。掣浴盆來房中。更和玉

樓洗澡。玉樓便說你交蘭香熱水罷。休要使他衙內不從。

說道我便使他休要慣了。這奴才王簪兒見衙內要水。

婦人共浴。蘭湯效。留水之歡。必洗心方可去名心中正沒好氣。

浴盆進房往地下只一墩。用大鍋燒上一鍋滾水。日內

喃喃說道。也沒見這浪淫婦才鑽古怪。禁害老娘無

也只是個浪精魅。沒三日不掣水洗。像我與俺主子。

月也不見點水兒。也不見展污了甚麼。佛眼兒偏這。

合宜。番三次才。腔老娘直露出房門。玉樓

語衙內聽了此言、心中大怒、澡也洗不成、精脊染靛、弄
 向床頭取拐子、就要走出來、婦人攔阻住、說道、隨他罵
 你好惹氣、只怕熱身子出去、風試着你、倒值了多的。名之
 如衙內那裡接納得、住說道、你休管、這奴才無禮、向前一
 把、手探住他頭髮、拖踏在地下、輪起拐子、兩點打將下來、
 饒玉樓在旁勸着、也打了二三十下、在身打的這了頭、急
 了、跪在地下、告說、爹、你休打我、我想爹也看不上我在家
 裏子。我不求名、名情、原賣了我罷、衙內聽了、亦發惱怒、起
 來、又狠了幾下、玉樓勸道、他既要出去、你不消打倒、沒得
 氣了你、衙內隨令伴當、即時叫將陶媽、上來、把玉簪兒、領
 出去、便賣銀子來交、不在話下、正是、蚊蟲遭扇打、只為背

傷人
玉簪一段疑于此足不知搃爲玉樓描寫一生悶氣
如此方出又言利圖不可貪而名亦非可求之物也
有詩爲証

百禽啼後人皆喜
見者多言聞者何

惟有鴉鳴事皆何
只爲人前口嘴多



